

以朗的客厅。问起小说《色·戒》的创作，宋以朗起身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是张爱玲和宋淇有关《色戒》创作的信件往来，历时两年。

1977年，张爱玲开始改写《色·戒》。其时，她离开上海已经25年。同年3月14日，宋淇回信，为《色·戒》画了一张刺杀的行动地图，建议刺杀当天，把刺杀组织的负责人安排在平安电影院，平安电影院长廊设有飞达咖啡馆，便于接头，也便于走脱。4月16日，张爱玲给宋淇的回信。信中，画了一张更为细致的方位图，图中标示出平安电影院、西伯利亚皮草行、凯司令咖啡馆、赫德路（常德路）等具体的地理坐标。她是，先做历史，再做文学。

曾经有香港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拿着张爱玲画的地图来到上海，站在静安寺路（南京西路）和西摩路（陕西北路）的十字路口，发现地图上所标识场所与实际环境全然不符。他几

右图：西伯利亚皮草行。



度徘徊茫然之后，灵机一动，把地图往天上一举，透过天光，从背面看过去，终于看明白了。原来张爱玲和宋淇都把街道的方向画反了。

刺杀的场所，安排在首饰店、钟表店还是服装店？钻戒到底是几克拉？宋淇和张爱玲颇费了一番思量。张爱玲和宋淇，一个在美国洛杉矶，一个在香港，一来一去，通

下图：重华公寓临街的窗口。

图片提供 / 淳子



重华公寓

过信件，探讨了王佳芝的刺杀动机，刺杀情节的安排，人物的心理活动。包括在哪一家馆子里请客吃湖南菜，当时最著名的湖南馆子叫什么名字，绿屋夫人服装店是否在南京西路上等等，张爱玲都不厌其烦，在信里与宋淇一一核实。

张爱玲在信里写：“湖南馆子叫九如，与锦江同是1938年左右新开的，川湘菜馆走红之始。蜀腴似乎较后，不知道对这个名字是否有点顾忌。”宋淇也认真，他回信道：“‘绿屋夫人’问过别的上海人——事隔多年，都记不清了。好在不是拍纪录片，即使错了也无碍。”“四川菜馆好像叫‘蜀腴’，湖南菜馆在大新公司隔壁，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。”《色·戒》最后一句台词：“不吃辣的怎么糊得出辣子”，完全是宋淇的灵机一动。甚至，静安寺路（南京西路）属于英美公共租界，驾驶位置袭英制，在右边，这样的细节都进行了讨论。

张爱玲说，“不是我熟悉的，虚构出来不像真。自己熟悉的故事可以穿插许多有趣的细节”。在洛杉矶的单身公寓，张爱玲以反转内敛的手法，将“真实”、“发生”、“缘起”熔断，重新找到焊点，在精准的史实空间，写出了中文中最美丽、最残酷的一部短篇小说——《色·戒》。

有人说，如果哪一天都柏林毁灭了，人们可以凭着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重新拼贴出来；张爱玲的《色·戒》，也是一张城市地图，上海的命运就是她的命运，她的文字让这座城不朽。

张爱玲与上海，一场倾城之恋；我与张爱玲和她的城，也是一场倾城之恋。[E]